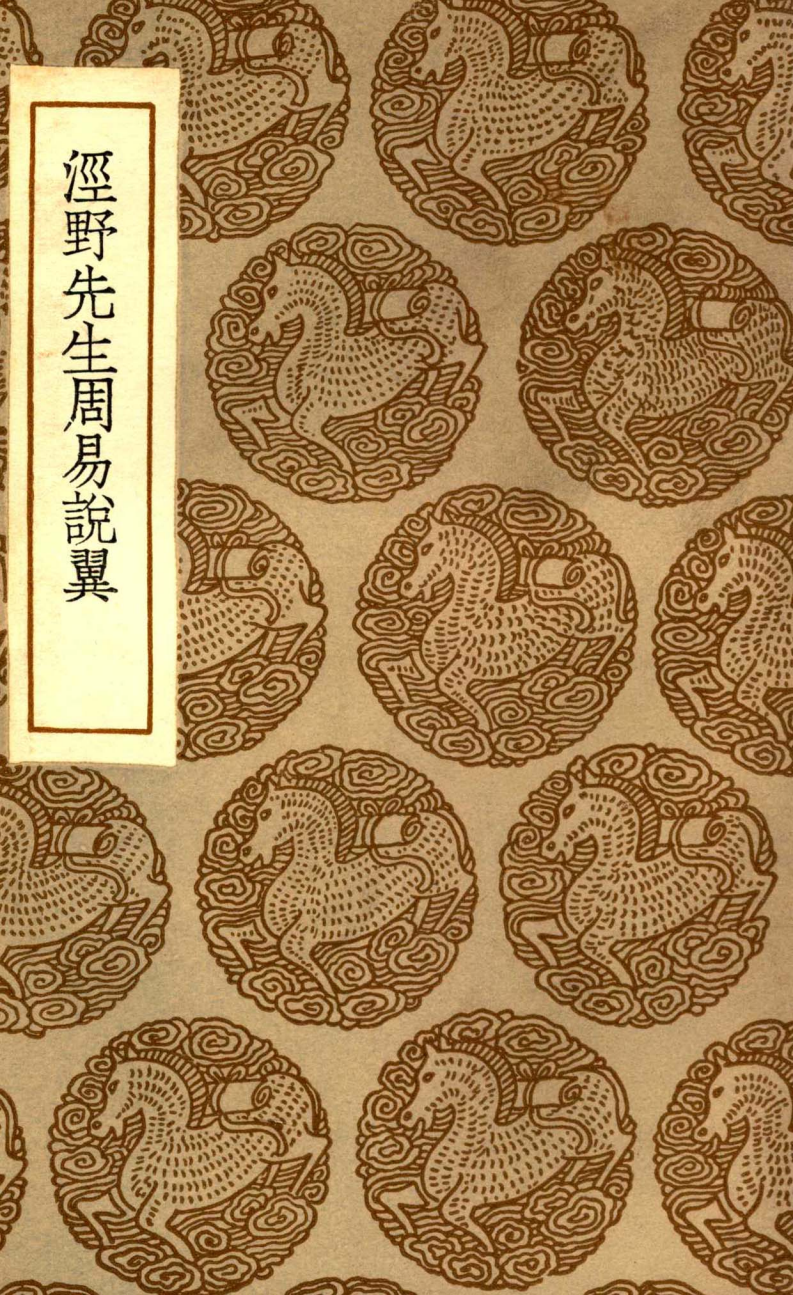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呂 楠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翁

著者

呂

枏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乾

官問卦之畫者何曰自十一月至四月乾之畫也自五月至十月坤之畫也故乾坤之畫一歲之月數也其策一歲之日數也故六九而天下之陽事畢矣六六而天下之陰事畢矣

資始流行言元亨矣又曰乾道變化以下不亦復乎曰性命太和於流行雖已有之然言各正保合則以見利貞也夫元亨利貞豈有二理者哉猶聖人使萬國咸甯者不外乎時乘六龍耳故子夏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

乾何以自強不息也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圖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尙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何以陽在下也曰君子大其學而后試相其時而后動得其位而后行察其幾而后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匱遠時而妄動其動蹶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強言則不信

二五之利者何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治世也二五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利孰大焉

詔問。君子終日乾乾。何以反覆道也。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一時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故君子知德爲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人能與矣。知業爲終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何以獨不言龍曰。龍有亢而無不中正。三不中正也。故君子以求之耳。君子其猶龍乎。四之躍。初之潛。上之亢。龍皆中正耶。曰。四以勢言。初與上。以位言。各有當也。若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者。則過矣。

或躍在淵。何以進無咎也。曰。有聖人之德矣。猶詳焉而後行之。進也。又何咎乎。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曰造。

亢龍有悔。何以盈不可久也。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用九。何以天德不爲首也。曰。天德爲首。則與物敵矣。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慕。故用九者不用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珮璫。不以其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者。是以利言也。

鸞問。君子行此四德。何以曰故曰乾元亨利貞。曰。此仲尼言天人之一也。言卦所謂乾元亨利貞者。雖天道也。實爲人事言之耳。故君子而行四德。卽乾元亨利貞矣。君子猶乾也。此謂易之本義。發端于乾六

十四卦皆可通。故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何？曰：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瀆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乾元始而亨者，以下何？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卽元也。其利貞卽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卽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亶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以下何？曰：前云者自各爻而言之也。各爻而義足矣。此言其序而統於五也。故初九言未成也。未成者未著也。九二言進德也。三四言歷變也。至九五則其德大成矣。若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未知其權而亢焉，亦非聖人矣。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進退存亡得失之謂何？曰：由其處己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失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得喪以土言。

坤

顯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曰：女子未嫁者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者，承乎君也。以此爲訓，夫猶有惟婦言是用，臣猶有簪

弑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

坤何以厚德載物也。曰。麟鳳虎兕。雖異性矣。然而並產於山林。松桂荆棘。雖異用矣。然而並生於林麓。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有功也。則又賞之。其於惡人也誨之。如其傷善也。則斯罰之。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衆。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孤。物其有不載乎。物其有不載乎。

馴致其道之謂何。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宮壺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君子以漸而爲著者也。

官問。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何。曰。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則暴慢遠而內無淫思。君子義其心以方事。則權衡定而外無妄舉。有不爲爲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何孤之有乎。

時發及智光大者何。曰。言不居其成功而有終也。是故君子之不言非固寵。言之不足以成務也。君子之不行非忘國。行之不足以敦化也。是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慎不害者何。曰。近君之臣而發有逸口。譽之不得而咎且至矣。可不慎乎。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其時乎。其時乎。

文在其中者何。曰。文也者。理也。中也者。至中之道也。中而理。斯順諸天下矣。故黃中通理。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正位居體。足以止天下之至善。蓋道至於中。則無餘理。所止之位。各得其體。則無弗正矣。程子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

盡言者其義深哉。

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奚戰乎。曰：不窮則不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乎。亦已暮矣。此劉絢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輦帥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丘之意也。

屯

保之問。屯既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曰：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當其人則可往。

屯何以君子經綸。曰：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制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后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井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穢冒也。中世之主。更之則衆駭。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未之能行也。故屯曰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絲之事。縱橫有法。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

初九自建侯。可乎。曰：此蓋占得初九者。利建他人以爲侯耳。夫初也。當得民之際。言之則人聽。行之則人從。故可率衆利建人以爲侯也。若謂已可建侯。則叛逆之事。不可訓矣。然則畢萬之事。非與。曰：辛廖之占。蓋推及后世言也。故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其得民也。

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曰：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也。乘初之剛。則邇回不進而與五乖。匪寇五之婚媾。然

初剛方乘而貞女愆期。不汲汲于婚媾耳。至十年始字。是反常也。故君子尙義而俟命。相時而後動。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求而往明者何。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亦可以獲明矣。施未光者何。曰。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名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己。欲驟不可以爲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慎乎。王輔嗣曰。上九剛陽。故稱金夫。

獨遠實者何。曰。蒙而近實。猶有憫焉。而發之者。蒙而遠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其誰與之。不亦困且吝乎。詩云。取彼譖人。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故張子謂不愿不信。蒙之失正也。

童蒙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恃長而恥聞善。養驕而憚徙義。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矣。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需

潮問。需有孚光亨矣。又何以貞吉利涉大川。曰。吉利涉大川。卽所謂光亨矣。以正而信。又何患難之不濟。需何以飲食宴樂。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妄動其危可立而至。君子居正以俟時。躁進其憂可坐而待。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也。

利用恆無咎。何以未失常也。曰。其經德不回之人乎。又何犯難以行之有耶。伊尹曰。恆厥德。保厥位。程子

曰雖不正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衍在中乎。當是時也。過於退者。謂我不潔身也。過於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潔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徧人耳。

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見榮則忘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能需則血矣。血由乎人哉。泥由乎人哉。酒食貞吉。以中正何。曰中正之道既得。雖以天下奉一人可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何以雖不當位未失也。曰言能敬焉。雖未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之德所以爲大也。

訟

書林問。訟既孚何窒。既窒何惕中吉。既吉何又終凶。既凶何又利見大人。既利見大人又何不利涉大川。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見窒。窒故訟也。既窒矣。若臨事以求諸己。又不爲過言以誣人。其窒可通亦吉也。既吉矣。若終極其事則凶。然尤不可見乎小人。小人者。惟官惟反。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一涉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訟何以作事謀始。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遠爭。有孚而見窒。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穎達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違行。

需九二小有言終吉。曰衍在中。訟初六小有言終吉。曰其辯明。奚異乎。曰患之來也。非量不能容。非明不能察。兼斯二者。其免夫。在中以量言。在始以明言。

不克訟。何以歸逋竄也。曰其見幾而作之人乎。又何戀于三百戶之寵哉。不然。耽祿而訟上。其自取患乎。自處卑約之訓。非歟。曰象止言歸逋竄。而爻言邑人。則知三百戶者。二之先有者也。夫三百戶豈爲卑約哉。

食舊德。從上吉者何。曰言從在上之人也。蓋剛明果斷。視己爲高賢也。詩云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故云從上。

復卽命渝安貞。何以未失也。曰不克訟而復從其命。非苟爲比也。變而安於正。又何失之有乎。不然。是阿諛之臣耳。命非正理乎。曰命君命也。若謂正理則重貞字矣。

訟元吉。何以中正。曰其大畏民志者乎。行且無訟矣。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者何。曰訟至於受服。且不足敬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尙也。

師

世甯問毒天下。豈聖人之言乎。曰刺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故衆正在常。日言毒天下。在行師之時言。

師何以容民畜衆。曰天下莫險乎水。可以覆舟。可以溺人。惟地則能含之矣。天下莫險于衆。可以克敵。可

以殄寇。惟容則能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畎澮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斂。制梃以撻甲兵才也。

失律凶者何。曰。臧者行師之名。如弔民伐罪之舉也。律者行事之法。如攻殺擊刺之制也。不以律雖臧亦敗。而況於不善乎。故曰有制之師。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然則智莊子論于邲之戰。以順成爲臧。不臧且律竭者何。曰。苟首可謂知律而不知臧者也。若荀林父者并律亦失之矣。

輿師大無功者何。曰。古之遣將者。闔以外將軍主之。雖人君不得而與焉。而況使衆人主乎。輿師猶可說也。宦寺之觀軍容。監軍容。不可說也。撓敗師徒之訓。非與。曰。若是則大無功者爲贅辭。而凶字爲複出矣。故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師用丈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於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蠻荆來威。

比

顯問比吉矣。又何以原筮元永貞無咎。曰。上下相比。則邦甯而身安。雖皆獲吉。然上必度己之元永貞也。斯能比乎民下。必度上之元永貞也。斯可比乎。上是其比。非苟合吉。斯無咎矣。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託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

建萬國。親諸侯者何。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無棄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

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侯而後國。

初六有他吉者何。曰。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缶言既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見其盈缶耳。

不自失者何。曰。苟合者難一。面與者不久。失親者寡宗。諂上者無身。皆其自失也。比之自內。由中心以比乎上。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故程子曰。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若張子言愛自親。始人道之正者。亦通。

匪人之傷奈何。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外比於賢。何以從上也。曰。聖賢君子。其道在己之上者也。故溺於內比者。爲徇己。爲從下。樂於外比者。爲忘私。爲從上。

邑人不誠。何以上使中也。曰。親近者多恃寵而驕。疎遠者率寡援而懼。邑人不誠。約亦知顯。比失前禽焉。天下可知也。其所漸摩者多矣。

小畜

潮問。既施未行。何以亨。曰。尙往而行則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我者文王之自我乎。曰。文王而云我。豈純臣哉。我語辭不然。小過六五。亦文王之言乎。

懿文德者何。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

文見身外。

義吉者何曰。小人既得高位。必畜君子以爲助也。苟志不堅。貶其道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己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亦不自失者何曰。承初而言也。牽初而復。與之同中道焉。于天下可也。中者相時而動。不危言激論也。不能正室者何曰。小人之訕。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反目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上合志者何曰。言誠能協上以濟事也。不然。挾小人之術。以畜人。欲去血而出惕。亦以難矣。故誠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不獨富者何曰。程子曰。小畜乃衆陽爲陰。所畜之時。惟九五中正。居尊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且必援挽上下。與之相濟。富以其隣也。

有所疑者何曰。有疑於前。亦若君子矣。是將待我而行賊也。奚其征。故曰陰疑于陽。必戰。

履

官問。辯上下。定民志者何曰。履者禮也。君子以禮理上。則上不僭。如天之威而尊矣。以禮理下。則下不凌。如澤之喜而卑矣。及其至也。日月星辰序焉。草木鳥獸若焉。民志尙有不定者乎。

獨行願者何曰。慕外者喪志。援上者踰節。素履而往。何所求於世哉。知命與義者也。故程子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以往矣。

中不自亂者何曰。在難而持其志。居易而恣其欲。人情耳。當坦坦之時。而以幽人之貞處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耳。其吉可知也。

六三之象何曰。冥行而妄作。以當大位。豈惟傷人。亦以自傷。故曰。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志行者何曰。近君而位不中正。上下之所尤怨者也。愬愬自懼。以稱其位。而不淫于富貴也。非志士豈能然乎。

夬履貞厲。何以位正當。曰。德且不可恃。況於位乎。恃位則傷德。九五剛健中正矣。何以傷其德。曰。因所處而改其德者多矣。

泰

官問。泰之象何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事何曰。制度文爲之跡。損益因革之間。非泰之時。不能舉也。人倫四時之說。非與曰。此則自然者也。

志在外何曰。君子積學於躬。待時而動。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子曰。上進也。

光大者何曰。包荒而不遐遺者。仁之容也。馮河而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天地際者何曰此欲以人而勝天也故象曰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中以行願者何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故以祉元吉

其命亂者何曰城復于隍恃泰也自邑告命保城也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見亂而後救故貞吝子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由基土培植乃得爲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賴臣之輔翼云

否

官問否之匪人者何曰言致此否者皆匪人之故也天地之否亦匪人之故乎曰三光虧食山川崩壞亦由乎匪人耳

儉德避難何曰知也夫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爲聖人之用鮮不及矣

志在君者何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吉亨固不終較也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亂羣者何曰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承也而不察卽沒乎其黨矣其何以否亨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有命者何曰夫四也當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假君威以震衆行己祕以招權微犯而中傷羣怒而難言者皆其所爲也若是身且不保況疇離祉乎苟動守君命合乎大道則可以濟否而福羣賢天下信之其

志可知也。天命之說非與。曰。若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待否之心哉。

位正當者何。曰。言有大人之德。而又位正與之當也。故位不足則不尊。德不足則不信。德位兼備。而又有苞桑之懼。斯不可休否乎。

同人

顯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聖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

類族辨物者何。曰。族有邪正也。類其族而不仁者遠。物有善惡也。辨其物而暴政息。

又誰咎者何。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弟也。又誰咎。

安行者何。曰。小人見善則必嫉。善至則無間可投。四夷窺夏則必侵。夏實則無隙可抵。故君子防意如城。困而反則者何。曰。尙勇不終而歸于讓。求利不遂而歸于義。雖非君子之純也。比于死于勇利而不悔者。有間矣。

同人中直。何以相克。曰。以先直而不遇。故相克耳。若夫致于奸讒。與賢者疎遠。至亂而不敢動者。可謂先